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二十三回 洪義贈金夫妻遭變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

且說恩科文書行至湖廣，便驚動了一個飽學之人。你道此人姓甚名誰？他乃湖廣武昌江夏縣南安善村居住，姓范名仲禹，妻子白氏玉蓮，孩兒金哥年方七歲，一家三口度日。他雖是飽學名士，卻是一個寒儒，家道艱難，止於餬口。一日，會文回來，長吁短歎，悶悶不樂。白氏一見，不知丈夫為著何事，或者與人合了氣了，便向前問道：「相公今日會文回來，為何不悅呢？」范生道：「娘子有所不知，今日與同窗會文，卻未作課，見他們一個個裝束行李，張羅起身。我便問他：『如此的忙迫，要往哪裡去？』同窗朋友道：『怎麼？范兄你還不知道麼？如今聖上額外的曠典，加了恩科，文書早已行到本省。我們尚要前去赴考，何況范兄呢！范兄若到京時，必是鼈頭獨佔了。』是我聽了此言，不覺掃興而歸。娘子，你看家中一貧如洗，我學生焉能到得京中赴考呢？」說罷，不覺長歎了一聲。白氏道：「相公，原來如此。據妾心想來，此事也是徒愁無益。妾身也久有此意。我自別了母親，今已數年之久，原打算相公進京赴考時，妾身意欲同相公一同起身，一來相公赴考，二來妾身也可順便探望母親。無奈事不遂心，家道艱難，也只好置之度外了。」白氏又勸慰了丈夫許多言語。范生一想，原是徒愁無益之事，也就只好丟開。至次日清晨，正在梳洗，忽聽有人叩門。范生連忙出去，開門一看，卻是個知己的老朋友劉洪義，不勝歡喜。二人攜手，進了茅屋，因劉洪義是個年老之人，而且為人忠梗，素來白氏娘子俱是不迴避的，便上前與伯伯見禮。金哥也來拜揖。劉老者好生歡喜。遜坐烹茶。劉老者道：「我今來特為一事，與賢弟商議。當今額外曠典，加了恩科，賢弟可知道麼？」范生道：「昨日會文去方知。」劉老者道：「賢弟既已知道，可有什麼打算呢？」范生歎道：「別人可瞞，似老兄跟前，小弟焉敢撒謊，兄看室如懸磬，叫小弟如之奈何？」說罷，不覺淒然。劉老一見，便道：「賢弟不要如此。但不知赴京費用可得多少呢？」范生道：「此事說來，尤其叫人為難。」便將昨日白氏欲要順便探母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劉老者聞聽，連連點頭：「人生莫大於孝，這也是該當的。如此算來，約用幾何呢？」范生答道：「昨日小弟細細盤算，若三口人一同赴京，一切用度至少也得需七八兩。一時如何措辦得來呢？也只好丟開罷了。」劉老者聞聽，沉吟了半晌，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與你籌劃去。倘得事成，豈不是件好事呢？」范生連連稱謝。劉老者立起身來要走。范生斷不肯放，是必留下吃飯。劉老者道：「吃飯是小事，惟恐耽誤了正事，容我早早回去，張羅張羅事情要緊。」范生便不肯緊留，送出柴門。分別時，劉老者道：「就是明日罷，賢弟務必在家中聽我的信息。」說罷，告別而去。

范生送了劉老者回來，心中又是歡喜，又是感歎：歡喜的是，事有湊巧；感歎的是，自己艱難卻又費累朋友。又與白氏娘子望空撲影地盤算了一回。到了次日，范生如坐針氈一般，坐立不安，時刻盼望。好容易天將交午，只聽有人叩門，范生忙將門開了，只見劉老者拉進一頭黑驢，滿面是汗，喘吁吁地進來，說道：「好黑驢！許久不騎他，他就鬧起手來了。一路上累的老漢通身是汗。」說著話，一同來到屋內坐下，說道：「幸喜事已成就，竟是賢弟的機遇。」一壁說著，將驢上的錢袋兒從外面拿下來，放在屋內桌上；掏出兩封銀子，又放在牀上，說道：「這是一百兩銀子。賢弟與弟婦帶領姪兒可以進京了。」范生此時真是喜出望外，便道：「如何用的了這許多呢？再者不知老兄如何借來，望乞明白指示。」劉老者笑道：「賢弟不必多慮。此銀也是我相好借來的，並無利息；縱有利息，有我一面承管。再者銀子雖多，賢弟只管拿去。俗語說的好：『窮家富路。』我又說句不吉祥的話兒，倘若賢弟落了孫山，就在京中居住，不必往返跋涉。到了明年就是正科，豈不省事？總是寬餘些好。」范生聽了此言有理，知道劉老者為人豪爽，也不致謝，惟有銘感而已。劉老又道：「賢弟起身應用何物，也當辦理。」范生道：「如今有了銀子，便好辦了。」劉老者道：「既如此，賢弟便計慮明白。我今日也不回去了，同你上街辦理行裝。明日極好的黃道日期，就要起身才好。」范生便同劉老者牽了黑驢，出柴門，竟奔街市制辦行裝。白氏在家中，也收拾起身之物。到了晚間，劉老與范生同來，一同收拾行李，直鬧到三鼓方歇。所有粗使的傢伙以及房屋，俱托劉老者照管。劉老者上了年紀之人，如何睡的著；范生又惦念著明日行路，也是不能安睡。二人閒談，劉老者便囑咐了多少言語，范生一一謹記。

剛到黎明，車子便來，急將行李裝好。白氏拜別了劉伯伯，不覺淚下。母子二人上車。劉老者便道：「賢弟，我有一言奉告。」指著黑驢道：「此驢乃我蓄養多年，我今將此驢奉送，賢弟騎上京去便了。」范生道：「既蒙兄賜，不敢推辭。」范生拉了黑驢出柴門。二人把握，難割難捨，不忍分離。范生哭的連話也說不出來。還是劉老者硬著心腸，說：「賢弟請乘騎，恕我不遠送了。」說罷，竟自進了柴門。范生只得含悲去了。這裡劉老者封鎖門戶，照看房屋，這且不表。

單言范生一路赴京，無非是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，卻是平平安安地到了京都，找了住所，安頓家小。范生就要到萬全山尋找岳母去，倒是白氏攔住，道：「相公不必太忙。原為的是科場而來，莫若場後諸事已畢，再去不遲。一來別了數年，到了那裡，未免有許多應酬，又要分心。目下且養心神，候場務完了，我母子與你同去。二來相別許久，何爭此一時呢？」范生聽白氏說的有理，只得且料理科考，投文投卷。

到場期已近，卻是奉旨欽派包公首相的主考，真是至正無私，利弊全消。范生三場完竣，甚是得意，因想：「妻子同來，原為探望岳母，場前賢妻體諒於我，恐我分心勞神。遲到如今，我若不體諒賢妻，她母女分別數載之久，今離咫尺，不能使她母女相逢，豈不顯得我過於情薄麼？」於是備上黑驢，覓了車輛，言明送至萬全山即回。夫妻父子三人，鎖了寓所的門，一直竟奔萬全山而來。

到了萬全山，將車輛打發回去，便同妻子入山尋找白氏娘家，以為來到便可以找著，誰知問了多少行人，俱各不知。范生不由的煩躁起來，後悔不該將車打發回去。原打算既到了萬全山，總然再有幾里路程，叫妻子乘驢抱了孩兒，自己也可以步行，他卻如何料得到竟會找不著呢。因此便叫妻子帶同孩兒在一塊青石上歇息，將黑驢放青齷草，自己便放開腳步，一直出了東山口，逢人便問，並無有一個知道白家的。心中好生氣悶，又記念著妻子，更搭著兩腿酸疼，只得慢慢踱將回來。及至來到青石之處，白氏娘子與金哥俱各不見了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只急得眼似金鈴，四下瞭望，哪裡有個人影兒呢。到了此時，不覺高聲呼喚，聲音響處，山鳴谷應，卻有誰來答應？喚夠多時，聲啞口乾，也就沒有勁了，他就坐在石上，放聲大哭。

正在悲恐之際，只見那邊來個年老的樵人，連忙上前問道：「老丈，你可曾見有一婦人帶領個孩兒麼？」樵人道：「見可見個婦人，並沒有小孩子。」范生即問道：「這婦人在哪裡？」樵人搖首，道：「說起來凶得很呢。足下，你不曉得離此山五里遠，有一村名喚獨虎莊，莊中有個威烈侯名叫葛登雲。此人兇悍非常，搶掠民間婦女。方才見他射獵回來，馬上馱一個啼哭的婦人，竟奔他莊內去了。」范生聞聽，忙忙問道：「此莊在山下方？」樵人道：「就在東南方。你看那邊遠遠一叢樹林，那裡就是。」范生聽了一看，也不作別，竟飛跑下山，投莊中去了。

你道金哥為何不見？只因葛登雲帶了一群豪奴，進山搜尋野獸，不想從深草叢中趕起一隻猛虎。虎見人多，各執兵刃，不敢揚威，它便跑下山來。恰恰從青石經過，它就一張口把金哥叨去，就將白氏嚇的昏暈過去。正遇葛登雲趕下虎來，一見這白氏，他便令人馱在馬上，回莊去了。那虎往西去了，連越兩小峰。不防那邊樹上有一樵夫正在伐柯，忽見猛虎銜一小孩，也是急中生智，將手中板斧照定虎頭拋擊下去，正打在虎背之上，那虎猛然被斧擊中，將腰一塌，口一張，將小兒便落在塵埃。樵夫見虎受傷，便跳下樹來，手疾眼快，拉起扁擔照著虎的後胯就是一下，力量不小。只聽吼的一聲，那虎躡過嶺去。

樵夫忙將小兒扶起，抱在懷中，見他還有氣息，看了看雖有傷痕，卻不甚重；呼喚多時，漸漸的甦醒過來，不由得滿心歡喜。又恐再遇野獸，不是當要的，急急摟定小兒，先尋著板斧，掖在腰間；然後提了扁擔步下山來，一直竟奔西南，進了八寶村。走不多會，到了自己門首，便呼道：「母親開門，孩兒回來了。」只見裡面走出一個半白頭髮的婆婆來，將門開放，不覺失聲道：「噯喲！你從何處抱了個小兒回來？」樵夫道：「母親，且到裡面再為細述。」婆婆接過扁擔，關了門戶，樵夫進屋，將小兒輕輕放在

牀上，自己拔去板斧，向婆婆道：「母親，可有熱水取些來？」婆婆連忙拿過一盞。樵夫將小兒扶起，叫他喝了點熱水，方才轉過氣來，嚶啣一聲，道：「嚇死我了！」

此時那婆婆也來看視，見他雖有塵垢，卻是眉清目秀，心中疼愛的不知要怎麼樣才好。那樵夫便將從虎口救出之話，說了一回。那婆婆聽了，又不勝驚駭，便撫摸著小兒，道：「你是虎口餘生，將來造化不小，富貴綿長。休要害怕，慢慢的將家鄉住處告訴於我。」小兒道：「我姓范名叫金哥，年方七歲。」婆婆見他說話明白，又問他：「可有父母沒有？」金哥道：「父母俱在。父名仲禹，母親白氏。」婆婆聽了，不覺詫異，道：「你家住哪裡？」金哥道：「我不是京都人，乃是湖廣武昌府江夏縣安善村居住。」婆婆聽了，連忙問道：「你母親莫非乳名叫玉蓮麼？」金哥道：「正是。」婆婆聞聽，將金哥一摟，道：「哎喲！我的乖乖呀！你可疼煞我也！」說罷，就哭起來。金哥怔了，不知為何。旁邊樵夫道：「我告訴你，你不必發怔。我叫白雄。方才提的玉蓮，乃是我的同胞姐姐。這婆婆便是我的母親。」金哥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他是我的母舅，你便是我的外祖母了。」說罷，將小手兒把婆婆一摟，也就痛哭起來。

要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